# 西園聞見錄

#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目錄 內編

## 師弟

### 前言



### 往行

朋友

景暘　施侃　黃璉
王沉菴　孫紳　劉佐
廖任　劉時舉　汪一淸
鄭善夫　鄺達禮　唐順之
徐弘濟　方文襄　呂柟
湛甘泉　彭黯　徐中行
郭弼　王濟　汪文輝
金賁亨 懸大猷　陶大臨　戴璧
蔡汝南　龔有成　陸粲
俞大猷　孫伯陞　張九一
陳志敬　屠應埈　徐東山
穆文熙　鄒德涵　張四維
姚岳祥　江東之　王之猷
王愛　周孔敎　陳汝同

往行

黃文恪　陳白沙　丘集齋

胡　僖　馬　森　王夢祥

屠漸山　張太岳

附義僕

往行

侯來保　李安保　余　曉

金　俸　徐　佩　徐　鳳

孫　明　僕　生　趙金五

文　訓 文學　阿　寄　曹　和

二館人　全　勝

#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 內編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 師弟

### 前言

方孝孺書王氏述訓後略曰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爲陳相再變而爲逢蒙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爲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哉予過梁宋問睹河洛之俗可異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道所爲述訓歷紀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觀乎此其尚知所愧矣

何孟春曰濂溪先生令郴時郡守李初平問先生論學讀書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初平聽先生語二年卒有得唐彥思記伊川先生謂古者有言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耶賢師益友化人之速有如此今世士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

目之進取已仕者不過及官職之差除較進取者非時文無所用其功量差除者非吏事無以見其最下此者較貲財之多寡角生財之功拙皆嗜欲之勝負又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於此者言語文字之末口耳出入之間剪綵爲春象龍救旱抑竟何所得哉嗚呼君子於此所以致敬於師友者不苟然矣然則世無其人歸而求之吾書可也

徐階曰初學最不可恥從師韓子曰師之不從則惑終不解今有兩人焉一開明一迷惑不知孰可貴孰可恥乎而顧恥一時北面之禮以蒙終身之惑也

王世貞師說曰天下之利而師者其說何也今夫士之及髫而受書也其爲親者曰師苟責吾子足矣無論道也其爲師者曰自行束修以上未嘗無誨焉余以糊其口於四方何道之授受也弟子得執其利權以進退其師庚而甲辛而乙曰業此而晦者業彼而顯者唯弟子之利而已猶未也其達而先者得執其利權以招要其弟子曰吾門士吾能榮重之弟子亦唯曰吾利吾師而已朝而甲暮而乙闐闐其門稽而爭賂

焉意是何君親之多也猶未也庠序行而世之以利蒞諸生者科舉行
而世之以利進諸生者皆偃然而居師彼所謂進諸生者古所稱座主
也辟之則爲舉主吏之則爲府主進之則爲座主其義一也其所以傳
何道授何業也噫吁是何君親之多也彼其勢弟子固已謬矣然猶諉
之曰厚至偃然而居師者何也私天子之公法而身之私天子之公人
而弟子之易曰渙其羣此非所謂羣乎乃至欲以區區一第而籠賢者
亦淺矣聞之先臣霍公韜者舉南宮第一然不爲座主稱門生旣知舉
亦謝諸生不相通曰吾以矯夫世之無恥者嗚呼如霍公者知師者也
王錫爵曰方今之世不惟師擇弟子弟子亦擇師蓋士風日澆一日而
俗嫌日重一日青雲驥尾須附托爲榮而究或以肝胆隔千里點丹成
鐵者往往有之嗟乎此古人所以有兎絲引蔓之嘆也
于愼行曰漢時門生故吏之議極重東京三公本自無權徒以辟召之
柄能收士心袁氏四世五公門生故吏幾半天下二袁乘之可據此土
韓馥舉千里之地以授本初曰我袁氏故吏也其重如此近代門生之

名猶存大抵已不如古至所謂故吏者朝北面而謁夕南面而臨互相上下視如路人故背公死黨之害雖除而感恩懷惠之風亦鮮於國體則遵於士風則薄矣

又曰范文正公爲晏殊所知薦爲館職及以上壽會等抗疏力諫元獻大懼即召文正詰以狂率邀名將累舉者文正正色抗言曰仲淹謬辱公薦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元獻愧不能答晏之於范公可謂不知矣當文正微時元獻進敎生徒見其敦尚風節深加器重所取何而以邀名詰之所謂陽浮慕之而志不同者嗟夫士之壞於知己亦不少矣蔡中郎之於卓荀文若於操不以其知己耶狥其知身名兩敗可勝惜哉然則于此奈何曰匡之以正而救其失不可則早自二焉無忘其報焉可也

往行

楊溥字弘濟石首人洪武庚辰進士歷官武英殿大學士諡文定初鄉試爲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刊文曰初學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

頭地又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之阿曲人以儼爲知人後儼爲祭酒公已在禁垣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不讓人兩高之

彭豫字叔介太和人國初以薦爲安成訓導擢香山縣丞豫少嘗從學於安成劉雲章先生惟寶愛其宗譜與先生手澤文字踰於拱璧嘗語其子若孫可知愛此則能愛身矣聞有存其先世及劉雲章先生片文隻字雖百里外不以寒暑奔走求錄

徐宗寔諱垢以字行黃岩人洪武壬戌以薦除銅陵簿以迎母請終養忤旨謫淮陰驛時選附馬都尉功臣子胡觀在選中慮其失教爲擇師而難其人爰命起公比授館教法嚴明如在鄉塾時觀受教惟謹旣冠入府成禮畢每當講授中使援他府例設駙馬位於堂中北牖下南面而置師席于西階上東面先生憮然曰師道嚴尊然後民知敬學豈以我一布衣而詘師道哉輒手引駙馬位使下然後爲說書旣而明日復然先生乃爲書貽之責以在三大義及富貴驕人之說觀泣下愧謝執

弟子禮愈恭畧紈袴之習尚儒雅之風高皇深喜之召見奬諭再三宋濂以孫愼獲罪安置茂州行至夔州卒方孝孺走數千里跋涉荊榛往赴爲文祭之仍言之蜀王軫恤其孤嫠備至

李希顔號愚庵夾谷隱士也往行峻茂貫酣羣籍太祖高皇帝用薦手書徵之南畿擇爲諸王子師今分建十王者是已教法嚴毅雖諸王子有弗若教者或擊額以管帝撫而怒仁孝高皇后問故曰惡有以堯舜訓爾子顧怒之耶帝威用霽

梁里許字以仁欽州人洪武庚午舉人歷官監丞以仁嘗入太學時有詔選太學生教郡縣學以仁在選授吉州府教授後丁外艱起服改國子學正秩陞監丞會祭酒被召在翰林司業闕以仁授命署監事永樂十年也以仁自爲校官旦暮出所蘊爲諸生講說暇卽自學不懈在吉安訓導謝子方先生以仁鄉試時座主也雖同官然執弟子禮甚恭私會必侍坐請益必避席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後世學者不在爲已沾一命志滿氣盈豈復有意自進而求能致禮於所當下者加敬也於是以

仁有不同于流俗者焉

石博士光霽爲元學士張以寧弟子感以寧授受恩義旦夕不忘時以寧沒已久遺稿散落光霽遣其子往維揚購得其詩百餘篇捐俸梓行之後以寧子姪貢入國學以其文稿示光霽光霽一見悲喜文集復捐俸梓行焉論者謂子弟篤誼如光霽者世所罕見也光霽亦工爲詩每一篇出學者輒諷詠若膾炙不厭云

祝亷字存禮蘭谿人洪武間歲貢授刑部主事歷福建按察司副使致仕受學於董心傳每過其門必下車一日沉醉經過里許仍還駕徒步如初

夏忠靖讀書鄉校時敎諭史九韶雖非受業師遇之必拜雖貴不變九韶陞敎國子公每月恆分祿與之九韶將老朝廷從公請命致仕

廖鏞字□□巢州人祖永忠開國功臣德慶侯鏞襲封歷官都督文皇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個字兩子復命文皇大怒令收孝孺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罵聲

不絕兩子拾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甫畢而廖氏亦見收兩子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衛鎮撫司奏獲鏞銘送刑部論死鏞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昇俱謫戍邊鏞母東甌王長女也並銘女送浣衣局王子紳之子稌初從學方孝孺靖難後嘗欲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負其骸骨歸瘞不可得坐逮繫獄文皇念褘忠特宥之且用稌稌辭疾讀書青巖山下將終身焉徐與友人童景庸書言痛念遜志名績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爲家傳行狀以傳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謹藏可待時發揚于萬一稌遂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後百年始傳

仰瞻字宗泰長洲人永樂中以鄉貢進士授虎賁衛經歷遷大理寺左寺丞正統間宦官王振用事百司多奔走其門時大理卿薛瑄少卿顧惟敬及瞻獨不往會辦蔚州衛兵沈榮冤獄益忤振遂謫戍大同景泰初刑部尚書俞士悅左都御史陳鎰言其鯁介受竄召爲右寺丞持法愈堅在位者多不合遂引年辭歸加大理少卿時有夏建中者任仕郡

學訓導瞻謍師之後瞻經其門必下驢趨而過之人竊窺之雖暮夜亦
然其篤行如此
李忠文爲大司成時爲王振所搆以忠文擅伐官木入私家用傳旨一
百斤枷枷之並司業趙琬掌饌金鑑同枷示諸成均前先生之枷特重
數斤而竅極隘不能飲食鑑請易之先生曰不可有太學生石大用者
戚然號于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難而子弟奚忍坐視乃閉戶草疏請
自代先生亟使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沮之大用奮然作色曰朋友急難
詩歌鶺鴒況師乎疏略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時勉伐樹罪小國師械
首恥辱事關綱常且年已七十更値炎熱死亡無日乞容臣代枷以全
恩義竟挾所奏走銀臺銀臺難之且懼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
何懼之有銀臺知不可遏遂以其請聞上並釋之大用後舉鄉試任戶
部主事
韓公雍出鎭江西嘗念陳芳洲公爲舉主躬祭墓下流涕不已曰士爲
知己者死何能報也

申祐字天錫婺川縣人嘗從其父田道逢虎父入虎口公挺身持杖尾擊之虎逸父得免正統辛酉中雲南鄉試入國學肄業時祭酒李時勉以言事忤旨下獄荷校國學門公倡公館諸生伏闕申救且願代其死
上爲之霽威

吳公與弼門弟甚衆有來從學者每納贄見之禮極其誠敬始收下之不動後或有過即取收者還之辭而不教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助力多不能堪

周文端公經少受學于吳布政緝思吳既謝事歲制衣一襲銀十兩寄之終其身久而不厭

從龍字雲舉故安陸州人也爲弟子員有學正朱暉卒於官龍扶櫬還鄉候安厝乃歸天順乙酉以禮經中鄉試

梁文康公儲晚年家居尤謙遜訪其業師至里門必舍輿而前士林多之

蘇民字天秀號乙峯陝西懿王儀衛司籍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刑部侍

郎初游鄉校師事宿儒柳先生會遼菴楊公爲憲副督學較諸弟子員公名在柳先生上當廩食公怡然讓之白于楊公公曰讓美事也知讓必知孝與忠矣亟稱之時鄉士大夫皆曰蘇氏子賢能讓

邵文莊公爲李公西涯門生情義懇篤邵雖在顯貴李公尤箴規切磋嘗批邵文莊公字後云予往時嘗被方石老駁得慌迄今爲感不知國賢亦耐得我駁否文莊家居偶得手病不能作楷字每上李公書輒假手于人李恐文莊手尚病故貽書索親書曰但得數字足矣不必楷也甲戌歲李得文莊壽文壽詩其和章有月窟靜手探間稱老萊衣文莊嘗誦以自警及西涯病沒文莊聞訃執喪如子爲位哭泣追憶生時每事作詩不下百首又西涯答寄惠山泉詩有曰地主侍郎心似水平生品泉如品士且去江山不得清此山自得青金精

鄭璀字溫卿蘭谿人弘治庚戌進士嘗以舉人爲教諭應江西聘分考邑人徐崇英者爲璀童時師客死於廣璀因聘至廣而收其遺骨詔舟人密置衣笥中以載歸付其子

蔡公清子存微過蘭母弟在舟病且革從其儱室而館之殯

吳昂字德翼海鹽人六歲而孤性端穎嗜書就學於里中朱先生問學日進已聞海寧祝先生萃者履方篤行以員外郎予告家居教授生徒四方學者多從之公短褐草鞋從一老蒼頭負書走數百里及其門就河濱濯足更儒衣冠以進謁者以告祝先生大驚曰此非可以常人目也既見拜而請曰昂魯人竊慕先生不敢請願受高足弟子學先生曰生來晚書舍盡滿無所置生唯室旁一牛欄幸無牛生寧得居乎公曰唯唯無不可于是祝先生益大奇吳生令掃除塗塈使可居公遂解衣雜塗人共作不日就舍時祝先生持教最嚴常映戶以察羣弟子公在羣弟子中最苦外被一敝袍而裏一敗絮襖又時時見老蒼頭寒則解而更相衣甚或週走于室中跳踊以敵寒威而日夜誦不輟其精悍深造蓋紈綺羣弟所不及也歲暮辭祝先生歸怏怏有赧色先生曰吳生去不來矣彼僅謂束脯不備也小禮不大妨執是中止而令業不得成耳乃齎米二石布二疋遺贈吳生爲歲事計且要明年當復來也公曰

吾事先生如淺鮮耳先生爲是者徒心晉也昂不以此時力學依先生巽日者悔何從乎除夕家庭啐酒爆竹事已卽徒步詣祝先生比明祝氏諸族人少長濟濟拜元旦慶而吳生儼然在列祝先生大駭曰而安得至乎公曰先生所以愛昂者至矣士感知己可奈何由是感憤激發日鏤心鉛槧學大成弘治乙丑舉進士年三十六矣歷官福建右布政司聞祝先生死公奔赴喪次寢苫枕塊擗踊號哭如子于父尤見其不忘所本云

東廓鄒先生守益字謙之安福人正德六年會試中式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第三人歷官南京國子監祭酒初授翰林院編修踰年告歸一日與士人談中庸嘆曰程朱補大學格致傳而中庸乃首言慎獨不及格致何耶積疑莫釋十四年謁陽明公於虔臺論辨反覆憣然悟曰道在是矣遂執弟子禮宸濠反從義起兵嘉靖改元錄舊臣先生始出復謁王公于越請益月餘旣別王公悵望不已門人問曰何念謙之之深也公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云云若謙之良近之矣

南昌舉人劉養正舊從王陽明游黨宸濠僞授太師事敗被擒伏誅其母死未葬公爲之葬又爲文祭之曰吾不敢宥汝之生以葬汝之母可謂故舊不遺情法兩盡矣

喬莊簡宇年十五歲時以父職方公命偕其兄宗從楊文襄游授尚書習舉子業時公爲中書也年十八舉京闈鄉試登進士第授儀部主事初在門時飲食起居日必與俱分雖師生情猶家人父子歷官三十餘年楊位輔弼喬以禮書寒暄相通悲懽相體悉道義相規切並列尊貴不忘師生之義楊遭逆瑾之害憂形于色周旋排解無所顧忌喬轉南兵楊時在告尚移書相規曰君勿以宦成自怠益自砥礪矜持崇德廣業以永終令譽則予之無似得以托姓名于不朽矣觀其言眞古道哉

正德時李西涯公于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無是非之心羅公圮乃李之門人引大義責之書云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常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亦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獻諂

以爲當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歲之後史册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門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牆之籍然後公言于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臨楲不覺狂悖干冒之至李得書淚下

陸公粲爲諸生嘗受知于王文恪楊文襄二公及仕宦時故不欲名二公客然時耿耿不忘曰我何以報知己而謂故鴻臚丞錢公責其童子師也圖像三以歲時致酒脯

王封君夢祥文肅公父也篤於故舊餘姚葉先生兒子日師也沒且三十年其孤騃而貧一旦寠行來謁府君憐之爲湯沐酒食厚遺之與約歲必一來來必以土物厚酬其直而後歸葉氏子因以有家

嘉靖丁亥馬伯循理陞南京通政赴任過河池見驛丞貌類黃犖者問之乃其弟犖叔開也公即泣然淚下既乃作詩贈之有六年復見先生面爲過河池見叔開之句蓋公舉禮闈實犖所取士與同官既師事之

死後猶依依若此

霍與瑤渭𧷤公之姪少年時曾在書院抗拒業師公聞之貽書歸曰與瑤可發回大宗祠前朔日會衆打二十棍回報體驗押去如再抗拒逐

縣監丁問擬子孫違犯教令罪名斥出不許入膳

鄭少司寇大同爲經生時受業於儒先吳祿者大同歸而吳尚無恙乃持弟子役儼如諸生時嘉靖辛酉冬倭奴屯四郊吳北郊人死于賊大同謹治衣衾以仕禮往斂走二豎購官兵傳之入甖遂爲位哭之寢者累日仍爲藁葬郊外云嘉靖丙寅以末減李家宰黙獄忤相嵩罷歸卒之日會新復文廟有江西木匠數人于昧爽候見大同服大紅拜廟門內出廣橋忽不見須之一匠過其巷聞哭聲歸相訝曰早有長髯偉貌行昂昂如鶴衣吉服肅入廟門內拜者非侍郎乎蓋大同宅近宮牆每過必入謁故其卒也亦循禮而行如此

張曉大田人初充儒學生員居父母憂祭葬如禮不修佛事嘉靖十六年大田始縣衙宇未備訓導諸輗至依于曉家未幾夫婦俱卒曉任殯

殮一如所生

顧司寇璘少學于李璠先生李死妻萬氏不免飢寒公分俸資給又爲其子置產旋置旋廢而其子猝然以死乃迎萬養于家死爲殮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不衰

殷文莊公謝政歸而故少時所事郭公爲郡丞罷公每過其門必入謁師却行避席如少年禮郭公亦安之弗改容也里人兩高之

金洲字士瀛嘉定人嘉靖丙戌進士既貴其塾師病爲執使令百日無倦容

馮敏公字元卿平湖人以進士爲祠部主事時座主拜相者所親道士以公役騷擾道路公伺其歸而責笞之相怒甚召公詬曰若不知我門下客而笞者何也公正色曰笞橫道士耳不答門下客也卽答師門下客而爲師少懲橫者以爲弟子罪未敢聞命相頰盡赤公不爲動

李封君梅有業師家病疫死喪相尋舍人咸避去公曰死生有命在三之義寧能恝然也躬醫藥調護之卒亦無恙公以子時華貴封重慶推

官沒祀鄉賢萬曆辛丑覃恩贈御史

賀經字□□盧陵人□□□□□□□進士歷官廣西按察使故廣文鈞之子也解組歸乃執贄布衣劉兩峯先生之門士論高之垂老益勤蓋能承其家學者

山陰唐彬字質夫初從會稽章瑄學嘗令作經義瑄以其不經意作色令改重進復拒如是者三至見擲地而容色自若瑄乃曰是子可教矣徐取稿點綴數字曰子文已佳未幾彬中式與瑄聯榜會試復然拜御史南歸瑄以喪未受官彬執禮如初時稠人廣座中有所顧語輒掩口對時以爲師弟子之禮庶幾復見古人瑄字用輝官郎中

趙憲副三聘家居學宮釋奠必祇謁先師元正若聖旦必朝服北面向拜祝天子萬壽其於在三之誼老而彌篤如此始公從贈公順德受書衛先生所後過順德衛先生已病拜省牀下經紀其家而去又有雙洲衛先生者則公里塾師也仕三河尹卒于官公爲位哭奠遣使迎其喪歸時起居先生夫人而以女妻其孫卽屈年輩勿計也

彭孝子寶爲諸生學博陳儀良師也數月卒弟子爲義喪頓多懈寶獨三月服東向再拜而後釋之

殷公子義嘉定人以貢終淮安教授爲諸生時嘗居龔氏之塾有儒生某者翩翩由賓階來謁公公頗貌敬之延之上坐生據上坐輒有所證公即扣其兩端竭焉生矍然起謝曰先生非吾友也請執弟子禮公竟無所讓席時生年已衰然出諸弟子上矣他日有所應對直呼其名或勸公盍少貶損公曰孔子未嘗以字稱門人某安敢自壞其家法也公下帷垂四十年其後諸弟子有以其學駸駸致通顯者見公猶粥粥如執經時也少見德色則謝不與往來必俟其改而後已其以道自重如此

劉亮洛陽人嘗爲濱州諭病暑雨坐生更執蓋立侍比秩滿爭遣子弟挽車上京師訖改任始返又嘗爲澄城諭值道梗諸生共推勇有力者護之行次朝邑盜忽夜至競升屋操挺石擊之盜不敢近比曉乃引去沒後數十年諸家子姓傳道舊時事猶戀戀不置其感人深如此亦可



謂難矣

倪宗嶽幼從郡人譚某受經已登荐書蹴踘于道譚遇之召至庭下數

而杖之宗嶽俯伏不敢出一語再拜引咎識者兩稱焉

張起潛既致仕歸有桂老者蒙時師也一子飄泊不能家公物色得之

割帑以爲衣食居恆念向者非周倅何以有玆日歲時寓書幣問遺不

絕周倅者閩人周岐鳳以遷客來倅州事而國士公者也

李鼐麻城人以歲貢授蒼溪縣九載廉介如一日致仕歸環堵蕭然初

鼐受業俞文偉每過其墓輒下馬徒步一里許乃止

陳符字元錫海虞人少從吳山吳文度先生學先生沒無子元錫臨其

喪盡哀葬之如禮養文度之妻以壽終葬亦如之每歲登壟拜掃凡五

十年

朋友

前言

王達曰先淡後濃先疎後親先遠後近交朋友之道也世之人喜於目

前而不慮於日後一言稍合殺羔羊具美酒出妻子傾肝胆雖絲竹無以喻其和雖金石無以喻其堅惟恐心之不結頭之不刎情之不通也及乎片言不合一利不均一食不至則怒心斯生各相厭斁凡昔日出妻子者造之爲是非之根傾肝胆者畜之爲譁詰之本其和且堅者變之爲干戈矛盾之相仇矣不亦深可戒哉是故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者不過以義相合耳吁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濃如醴水雖淡久而味長醴雖濃久而怨起吾聞之古人云

又曰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金多者未嘗不願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嘗不願與人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是而基焉善於保安者盍以淸靜省事爲本窮通有命徒事紛紛夫何益哉

又曰昔陽城盡疏裴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李繁爲故人之子且其家教之有素也使之繕寫繁得其情徑造延齡及城疏入而延齡一一解之德宗遂以爲妄而不之省嗚呼人心難測有是乎君子取交其可易

乎誠不可不深思而精擇也

又曰大凡不仁之人不可與遊何也不仁之人其心不常悅則把袂連衽傾心覆胆怒則持戈執戟怒氣相加矣夫與之遊尚不可況欲與之謀大事決大疑哉

葉盛曰山東參政海寧孫子良與同年進士西昌楊相交遊極厚相爲主事坐谷府累卒子良懼不敢往弔由是爲東里楊公所薄子良累膺薦舉輒不果雖未必由楊公而士論固云然矣正統中都察院因陳知李庸事奏去御史五人其三人皆蘇州也成規敢言之士章珪亦無大過然頗爲公論所少時楊仲舉先生爲王府長史以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分韻要諸公賦詩送之或以忤當道爲言先生毅然曰彼故得罪於鄉里交際之禮何可廢耶然蘇人輕薄之謗始於此矣又常見好問言右都御史耿公初以石氏事補外繼而及好問門外邏者猶紛紛未已好問治裝問謝絕親友非至親亦無敢入門者惟孫狀元賢日一至焉好問以彼此無益謝之則答曰誰無朋友噫此爲狀元

也與

又曰祭酒雲間陳先生與前按察使黃翰爲童丱角交翰敗去士夫中有毀責之言先生輒諱止不欲聞翰嘗欲援例納馬復原官先生亦嘗以其事語予竟遏於衆議而寢人或以先生黨而復疑其於予有憾也後先生跋予幸學卷乃過辱見與於是聞者釋焉謂先生初無他腸其於翰徒篤于故舊爾先生其亦厚德聖哉

薛瑄曰導友以善不納則當止宜體此言未合者不可強言以鈞之若然則近於謪

又曰程子曰始比不以道隙于終者多矣如不擇賢否非類相比得不隙於終乎蓋世有其人讀易至此有合識之

又論取友者嘗觀古人之取友必擇其可者相與遊處出入往來誨喻偲偲然一歸之於義而所以交贊更修浸灌滋助爲益甚大故其德業成就光明俊偉咸有立於當時而聞之後世孔子所謂友以輔仁易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者此也後之人則不然於閎博誠直之良友則忌

其賢疎而不親而獨取夫側僻固陋圓和軟熟與己不齟齬者爲契合

羣居旅遊攜衩戲嬉道說鄙俚常事不講不學不規不告靡靡然牽率

淪胥爲愚下之歸此古之交者所以日益而後之交者所以日損也

崔公銑曰交友善審其志志同則業同業同則道合故不膠漆而固也

又曰交道之難久矣燕朋狎友遠之猶能移人是故與其失於子張之

泛毋寧失於子夏之狹可也

陽明先生曰嘗喜晦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爲今時朋友相與必有此意

而後彼此交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有規厲太刻遂相憤戾而

去者皆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

韓邦奇曰古之人不輕定交亦不輕絕交惟其終之不可輕絕故其始

之不可以輕定也夫友以義合者也若其始同而終異違忠孝之節觸

貪殘之禁懷讒諂之奸請終絕之何恤朱穆之孤貞乎至於一言一行

出入小德之中將由涓涓以成江海雖在千里忽忘箴規亦不得爲蘇

章之矯激也友之義大矣哉昔管革並學齊名海內一則秉服公道爲

天下高士一則躬親惡逆爲千古罪人定交者可不愼乎

何孟春曰或問交道難易張范之義能通於幽明之間而蕭朱之好不能保於始終之際子謂難耶易耶大抵世人契少金蘭讒多貝錦歷觀今古足透其情父子兄弟夫婦之情人皆得而間之而况親非同生情異佳耦者耶所貴在我全交躬自厚爾魏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心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敗知其不怯聞讒言不信乃可善終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不毀口今因睚眦遂成嫌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顧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嗟夫若胡質者所全多矣

又曰朋友居五倫之一親非並生恩無預施聲迹不必遠邇久近爲異而等諸父子君臣兄弟夫婦間其重蓋如此人豈有二本乎父子兄弟可別求室家可相瀆乎今之人知不可也而朋友間乃不復加擇非金石而金石焉異膠漆而膠漆焉易號同心禮稱合志者誰能辨之何今日之多友也韓退之有言平居訢然相與何足信少臨利害反眼不相

識擠之而下石者皆是也遷史謂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爲刎頸交及據國爭雄卒相滅亡勢利之交古人所羞吾觀今之人希不坐此者一臂之好半面之契他日勢資事接而自托爲平生之二天者又往往而是也嗚呼朋友之道絕久矣今之人不復知以此責人雖谷風之詩不見於後世矣何怪乎今之人之友之多也記禮者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夫死亦可以許友特以親存不許耳隨武子忘其身不遺其友是身可忘友不可遺也左儒爭其友于君前謂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其交重如此故論朋友之道者又曰患則死之死一則已友可多得耶而朋友世固不乏人也君子于此可苟焉而已乎漢侯霸欲交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拜霸子曰大人方願交懽奈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許也今之君子觀於此庶其免輕交易絕之悔乎若魏傳嘏不交何鄧唐元敬弗狎房杜一則避禍一則遠勢君子處世之道自合如此不暇爲友道言也

又曰春嘗歎今之世友道喪也久矣夫人有同鄉者有同事業者有同

寓者有同役者有同游行者其達則有同舉者有同朝署者有同官者因時遷事或暫或久莫非友道在焉外貌徉附不勝其膠漆者有之而其中每每冰炭秦越嗟夫世之人幾何于此矣不必俟臨利害時已有如韓退之之所論矣故人情相友有厚而不厚又當於別焉見之相與也深其情也厚其別有不容默然者吾儕羈旅中道次所接遇有一日之雅半面之識皆不可謂非相友而情之所關微矣萍水鴻泥聚爲適聚別不以告不以送別亦不覺其所以別也故余嘗日今世之人其友道在其別於別得其厚而推其友道之終始于今世之人庶幾其不失乎

又曰不吾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吾齊者吾不與處無益與吾者也惟賢者必與賢于己者處賢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周公之謹擇于人如此然其下士嘗一沐三握其髮一飯三吐其哺猶恐失天下之賢也子夏不輕與人交是故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子夏嘗自謂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又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

復見也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己者處商之不輕友于人如此其亦猶周公之意也乎

又曰韓退之送孟琯序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強而拒崔評事墓銘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者雖貧賤待之如故人此所欲低頭於昌黎處也

又曰退之詩多情懷酒件餘事作詩人或謂其以酒件對詩人是輕詩人也又曰士夫家酒件非詩人固不可

空同子曰有求于人而不加親無求于人而不加疎此其人君子也有求于人而惟恐不親無求于人而惟恐不疎此其人小人也其人誠君子也其友也必不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疎于人失時之後亦不加疎于己得志之日而加親于己失志之時其人誠小人也其友也必加親于人得時之際而加疎于人失時之後亦必加疎于己得志之日而加親于失志之時是故君子之友謂之眞小人之友謂之僞僞友者常多有也眞友者常鮮有也鮮眞友是以友而有始終者十不能一二也

多僞友是以友而無始終者十常有八九也蓋君子友以道義道義無隆無替者也與道義而無隆無替則君子之心也小人友以勢利勢利有隆有替者也與勢利而俱其隆替則小人之心也此小人之心所以無恆而君子存心所以有恆也以恆之心而與人友雖禍福死生而不能親疎之也況小者乎以無恆之心而與人友雖簞食豆羹而能親疎之也況大者乎是故君子不苟友人亦不苟友於人友人必察其所以友也友於人必愼其所以友也愼友在始察友在微察友不于微則不能得其心之所存也愼友不于始則不能得其身之所宗也夫自古及今終而相忮相軋相毀相競相傾相仇相殘者皆始而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者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于其始而相忮相軋相毀相競相傾相仇相殘于其終僞友者則爲之眞友者固不爲之也故君子察之愼之友焉而出於眞者則納友焉而出于僞者則絕絕僞友所以率天下薄勢利也納眞友所以率天下敦道義也敦道義薄勢利民德其有不厚乎友道其有不終乎

東郭氏之猫羣聚于庭首以相枕足以相附尾以相戲舌以相舔甚相狎也投之腐鼠皆挺而起得者馳而去不得者或逐其後或據其前或號其右或攖其左相與鬭且噬矣空同子曰利之善移心術也如此夫物引于前欲炎于中恐己不得而人得之也雖腐鼠之微甚狎之猫鬭而噬弗顧也而況有大于鼠者乎今之人平居則相與握手附耳以致懽忻愛洽自謂骨肉良不過是及乎勢位一接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為醜義抵而疎排陰擠而陽奪不得之不已心術之移于利也如是則與東郭氏之猫何異哉

朱以功曰朋友之交不以死生易心者固難不以貴賤易禮者尤難

陳絳曰僚友誼均兄弟若推而上之雖其父母猶己父母古人處此良不鹵莽唐狄仁傑以薦授并州法曹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柳宗元從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非人所居而禹錫老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詞以白其大人如必往便為母子永訣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

而自往播二公爲其僚若友親在乃甘心以安易危之死而不悔也尙足勤哉徐大玄爲杭州參軍哀其僚張惠以贓抵死而惠母老乃詣獄自言皆受以薄其罪惠得不死而大玄坐免官十年此又寧爲其僚分過以安其母之心以遂其子之孝者常緩將爲進士舉者以其友楊凝母老讓之不對策此又寧推美于友以爲其母榮者今世士大夫處僚友若梗萍相値無少顧念事利害僅毛髮以秦越人視甚或擠焉矧推念及其父母此四公者皆唐事而可以激頹俗故撮而存之

徐文貞公曰予往歲不知學得歐南野同年爲予解學字明白始日從事身心之功人生信不可無友然得友而不能聽信則又與無友一耳

又曰自世道交喪臣之于君旣靡然諂以求利之爲務至於朋友其利幾何然而一辭色之好能不諂以求之者寡矣故苟志于利無所不至苟不至于利亦無所不至焉噫可畏已

于愼行曰鮮于侁知揚州蘇軾自湖被譴親朋皆與絕交道出廣陵侁獨往見或勸其將平日往來文字書問焚之不留侁曰欺君欺友吾不

忍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侁可謂有古道者矣東坡風聲意氣海內名流無不願交而一有患難裹足避影惟恐不速獨一侁不負久要耳友道之絕于世匪自今哉

馮公琦曰士有契友不如有益友此道廢也久矣杯酒徵逐笑語詡詡一言投合立謂同心片語唱酬輒稱不朽世所謂契友大略若此矣於是以美疢爲愛我以藥石爲惡我以降心相下爲知我以盡言相證爲不知我夫人各有能有不能物有所不足亦有所豐知其能知其不能知其豐又知其不足乃稱相知今不論妍媸盡廢箴警而徒取其相狥相合私昵則有之何名知己哉

往行

劉丞直宗弼贛縣人爲元進士入國朝召爲國子博士元年拜司業歷官浙江僉事與崇明州知州劉秩相友善秩在崇明豪猾之徒相與搆陷之遂坐謫籍丞直行部遇秩子靜于途厚遺之靜時年十三適上遣使巡簡四方靜匍匐走六百里以被誣狀訴于馬前使者憐其幼以狀

聞上勅臺臣中勘其事於是改授秩以他官而坐誣者罪丞直之力也

程通字彥亨績溪人家世業儒洪武初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通之大父曰平遣子以誠負其遺骨以歸死者之家死者之家以貧故不納平又買地瘞之

黃性字思恭永嘉人黃公淮之父也與閩人陳祖友善陳清尙士也客死永嘉公斂葬之如禮而繪其像藏于家時展對焉其篤友誼如此

王賢字希昭江陵人性公直尙義氣洪武初入太學同邑友王讓有故人贈銀十兩並己衣一篋寄賢他往未幾賢授鹽城尹擕之任讓後授安陽令赴任卒後十餘年賢致仕歸召讓子以所寄與之其子曰父素貧在太學日給不足安有物寄乎且沒時言未及此賢曰人無信不立如子却之後何面目見故人於地下耶遂強授之其子發封見父故衣乃泣而受

尤安禮字文度吳郡人少與同邑陳文學俱爲庠生交甚密洪武末文學以考察當遠戍臨行泣謂文度曰此行必不生還吾妻吳氏必不能

守我有幼女將何所託乎文度曰安禮在無以此爲憂吾有子當娶之未幾果死于戍而吳氏克保其孤文度無子以弟文節之子娶文學之女將成禮而其女有目疾弟不可文度怒曰吾豈食我言于死友耶卒娶之生育男女奉吳氏以壽終文度由校官歷兵部郎中遷貴州布政司參議致仕終于家

周新在郡庠同列有過面責至人無所容人以公爲太甚輒抗聲曰責善朋友之道茍阿諛何取友爲有過者即改恆恐公知之蓋其養可知已

楊文貞士奇歸省過南京聞黃忠宣公疾稍瘥未出遂往問公聞文貞來甚喜強衣冠出迎執文貞手以義責之曰今日豈公治私時耶又曰不見谷永論宗室事乎文貞責曰應某不學無術之人也然未嘗不內愧

楊公仲舉昔戍武昌文貞公爲學官以失印避罪至其地流落無依變名曰楊立可因行途中值雨偶憩仲舉之家見其方爲童子句讀與談

有契文貞固善易遂許授焉仲舉下拜願終其聽文貞以無資爲言仲舉卽以其塾讓與之而自敎授于他處往還十餘里不以爲勞文貞被薦乃相引拔文貞作第初成設中門未使人行亟請仲舉先生至曰此門宜有德之人先踐也其好德也如此

姚公廣孝所著有道餘錄專詆程朱其友張洪常云少師于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見道餘錄輒爲焚棄

曾與賢字□□太和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庶吉士處朋友以誠有急必赴同館湯如川既仕同年同鄉且居同舍有無共之無彼此之異如川病亟力扶持調護及卒與其弟協力經營歸其喪及其孥而悲傷憂鬱久不衰

包德懷名僃蘭谿人永樂丁酉舉人歷官刑部侍郎與同年部郎胡文善同京邸文善病篤與德懷訣曰吾無子止一女見託能爲始終乎德懷諾之後文善與妻相繼沒京邸德懷抱歸其女屬妻育之勝于己女比歸擇壻祝姓者許之包居與胡所遺居隔二十餘里將字同妻攜其

女往胡居隔其廳事左間己居之右間妻與女居之中間設胡君夫婦神位至期設祭爲文告以聘嫁事命女辭拜包亦號慟隨嫁奩具皆備

楊鐸字文振朝邑人宣德癸丑進士歷官雲南參政在貴州日聞友人宋克新謫官東阿與妻子俱喪不能歸葬公乃出備路資遣人自東阿取三喪歸葬之

李賔字用初號有菴宛平人正統元年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兵部侍郎冬官孟侍郎初任南京部堂後廳忽得疾卒同官諱之移殯廳外公往弔嘆曰孟公生爲卿佐死可委于此乎立命舁還舊寢宛平陳定與公祖爲友及沒其弟安留金陵年老家貧且食指衆弗克返故里公至卽爲助舟車歸之其急于爲義類此

黎淳字太樸華容人天順丁丑及第第一人歷官禮部尚書爲修撰時有友人以言被謫者先生以書抵當道請救之當道曰彼言涉我輩奈何先生曰正以涉公故須公救之乃見盛德耳當道不能用然心實重之友人山東副使董國器妻死董適未還時公以展省至臨淸卽攜其

柩以歸之

王芳字德遠太倉人與慈谿費生非同域之産又非有遘晤之素赤牘之交而旅舍語合定爲金石交時生病且困人所不近而攜之共載飲之食之撫之摩之穰之療之不已而滌其穢溷不厭也而生卒不起芳乃失聲長號曰天乎夭折命也奈何使生離父母去妻子孑孑煢煢而死乎枕之股而哭之貰衾櫬而斂之僦浮屠而舍之齎絮酒而祖之當是時也黃頭爲之縮頸行路莫不灑泣益傷義士之顛沛楚恒云張時徹曰余嘗讀載記而知古人義行之烈也諸細瑣者靡得而詳矣其尤章著者如范巨卿赴張元伯之葬王少林曆金彥之尸戴平仲歸石敬平之喪劉子相殺駕牛以救知古之乏羅道琮哭野潦以還亡友之骨劉軻感異夢以展書生之瘞周仁榮假新宅以延友人之死陸子章受遺書以起徐原之墳孫長遜開廳事以成劉融之殯張安祖手營作以殮元承貴之骸侯無可走千里以瞑田顏之目凡皆仁心自然孚格幽冥表儀穹壤者也夫逆旅邂逅非肺腑之戚也便溲滌除非洊從之任

也貰貨而殮非親故之托也撫目目瞑引柩柩行非倉卒之感也生何以得此于義士哉

李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譎之猶不洩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遂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嘗欲招海至門下而海不往瑾恆先施必欲其一至海矚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惟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識今臨死生之際乃始託之獨不愧于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救我惟對山爲能救我餘無一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爲良友一避咎哉遂詣瑾瑾焚香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言當爲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瑾請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

高于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爲之援奈何欲爲白等脫靴哉即奮衣起瑾固摰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當斡旋之海遂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釋歸而海自是與瑾往復遂罹清議矣

張善昭字彥光順德人天順壬午舉人歷官四川僉事初善昭計偕天順癸未南宮火友人劉琮死焉善昭旁皇數日於煨燼中得其遺骸歸瘞卒業成均同舍趙蘭生窘且疫人莫之顧善昭頻視之蘭生垂絕叩枕謝曰螻蟻何足累君君自愛比再往已訃于地善昭撫其心尚溫也復舉于床數日愈明年蘭生舉進士德善昭若父終其身焉善昭里居周厚本支及其鄉人居旁無甚凍餒者布政劉大夏嘗單車遠訪善昭信宿乃去孫燦最知名

蕭鼎字伯鉉海陽人天順八年彭教榜進士歷溫州知府嘗會試途遇有攜妻傭車赴京者其夫候驛遞文至而車行疾追不及遂相失在後者數日其妻少美伯鉉防禦之甚嚴同行者無敢凌及抵京夫始追至

妻泣訴曰微大人妾身幾失所且死矣其夫感德執贄懇謝不受

吳文定公篤學厚倫誼未第時嘗讓貢于其友同年賀解元遘疾京師歸其家朝夕視之死爲服一月喪其篤友誼如此旣官尚書歸至里第步行未嘗乘輿又有鄉人敎官某死于京貧甚其子假貸于人公聞之惻然亟出俸金爲還所貸仍捐俸金爲衆先衆皆樂助竟得以喪歸

陳震字啓東長洲人吳文定公友也公游鄉校時與試于督學公名在前當廩食以震貧請以是讓主司多其義許焉又買舟與同赴鄉試震中式而公先解乃出貲設宴且曰陳君貧不能買舟也俟震同歸

楊茂元字志仁文懿公守陳之子成化八年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初授刑部主事時同年楊仕偉者爲同部主事中貴汪直誣以受賄事結徽獄仕偉以乃祖太傅公恩賜銀四十兩輸之不足又稱貸以益時忌直莫之敢與乃違衆假之隨署其封曰刑部主事楊某俸銀十兩直見之嘆曰好胆氣仕偉之誣遂白

顧福字天錫大興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官河南右參政尙意氣故人潘

郎中琚客死殮葬之其子鼎方十歲攜以自隨比長以女贅之又置田廬于蘇居其孤寡後鼎舉鄉貢卒于京又遣人葬之趙知府禎沒又以次女妻其子鎬

陳欽字諒之號自庵會稽人成化丁未與兄鎬同進士歷官副使嘗爲南武選主事時有同年同官妻姓原爲權奸所誣按事者取覈同署人皆以禍避雖韋布相善者視妻陷穽不一引手君獨揚言曰武庫克忠王事吾輩知其寃不與理辨僚友義何在欽秉至公一一爲之雪白雖同罹禍網死不恨未幾君亦就逮同居囹圄僅期月妻數命是安君亦不色憂怡怡如平時且日聯數律積箋盈篋笥妻在獄二年遘疾危甚藉君以不死後妻坐廢退君職如故由是義聲隆著

雍泰有同學介庵李君錫博學履道名通天下選公而友比公五試禮部不第勸公仕公曰易不云乎行未成君子弗用也他日李遭家變召公稽疑公曰凱風聖善蕘典烝烝獨不可耶李未心允公策驢長往曰非吾友也李徒行隨五里公坐驢上不顧李挽驢曰命之矣公始別降

何椒丘喬新故東園吏書仲子嘗記其庭訓曰吾守東甌得隱君子二人焉曰虞先生原璩季先生德基其清峻之操如東漢獨行傳中人其雅淡之詩可與魏野林逋伯仲虞在文皇帝時嘗兩承徵聘號徵士一日何公乘小艇以中夜訪徵士之廬坐久索飲云無酒話不長村落間無所覓公復笑雖酸醅亦可也乃出新醯一缾共酌劇談竟夕而別時稱何虞酷交每觀先輩友朋規切之益白沙先生在太學布政使周某時與同遊所藏古人墨跡愛踰拱璧先生因借閱經旬不還周數取先生笑曰試君耳得非所謂玩物喪志耶周遂有所警發章楓山最推服羅文毅嘗曰吾輩但可修立事耳如彝正者眞能正君善俗也及文毅行鄉約過嚴貽書諍之舒慈谿在翰林嘗謝恩馳入吏部堂屬嘖有煩言國裳將奏其作威黃才伯謂曰曾記定性書乎人于怒時遽忘其怒國裳謝曰吾子督過是也卽焚其草王湛講學同志及陽明遭喪甘泉往弔之深諍其每事于禮不合予又聞康對山與呂涇野友也康氣豪任達聲伎自隨呂則跬步必以尺矱而兩情相得無厭每飲將進歌伎

康顧呂先罷去仲才故德涵所薦士或避謝不欲獨異德涵曰鄉邦屬目吾兩人耳吾既脫禮法之樊矣復欲子溷其中耶然則耳目何則焉關中人士兩賢之

劉瑾用事雅慕李公東陽欲致之適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京事且不測公力為之解因約一會公歎曰此為知己屈也乃詣外第訪之瑾虛賓席以待禮恭遜甚其家人云自柄國以來未嘗見此客與此禮也楊公遂得免

丁憲副璣為中書舍人同年餘後左遷官號安無復敢送者獨先生與楊公邃菴數君子致詩先生復徒步十許里為別時知己屬焉為論列計矣

巡撫都御史謝綬嘗遺陳白沙先生壽木甚美一日有交厚陳其卒遺言必得木如先生者其子以告即舉而畀之林良以畫名天下嘗作一圖為先生壽連州同知林壁至閱之甚愛亦即畀之無吝也

潘辰字時用號南屏青田人弘治癸丑以薦尋為翰林待詔歷編修太

常少卿爲諸生時凡四試于鄉每以疾弗克終事庚子初試文已屬草

同號生突來觀之曳其卷中斷君不欲白于官因以乞之而出自是不

復應試

梁焯字日孚南海人□□□□進士爲職方主事時舉人武陵冀元亨

與焯同師陽明陽明使元亨往寧藩察濠逆狀比濠爲陽明所擒乃指

元亨同謀下詔獄死焯捐俸爲備棺殮

王冢宰華致政日有以其同年友事誣毀之者人謂公當速白不然且

及罪公曰是焉能浼我我何忍訐吾友後伯安官京師聞士夫論及此

將疏辨于朝公馳書止之曰汝將重吾過耶

胡大司馬汝礪友誼最篤鄉同年任良者居太學貧不能堪然孤介不

干于人蒙面賣卦以自給故相識者皆莫知也時公在戶部獨禮之良

且死無子其妻不能具棺也買棺與歸其喪同部主事壽儒死于官妻

子孤弱遣弟汝用歸其喪交友趙儒死于太學令弟汝楫歸其喪語曰

種苗看豐交友看窮比歿之合惡乎有終人稱其善與人交云

何景明字仲默與李獻吉交誼良厚李為逆瑾所惡仲默上書李長沙相救之又書責康修撰居間乃免以後論文相掊擊遂致小間蓋何晚出名遂抗李漸不能平耳何病革屬後事謂墓文必出李手時張以言孟望之在側私曰何君沒恐不能得李文李恐不得何意吾曹與戴仲鶡樊少南共成之可也今望之銘亦寥落不甚稱

劉忠宣公為廣東布政使至新會縣時吳廷舉為令公到久乃迎告以鄒智殮事故迎遲時鄒以名士出謫公亦重之不怪其遲且嘉其賢智智庶吉士時以直諫謫石城吏目公既歸其喪于成都且梓其文以傳云

劉忠宣公嘗語陸吉士曰仕途不可廣交多受人知如朋友只三四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矣故公朝著之交惟李文正張簡肅戴恭簡山林交惟陳白沙李西涯輩真可了一生耶吳司空廷舉云憂民如有病對客若無官公之謂也李文正謂公與物無忤臨事有為林司寇俊稱公清約如知白先憂如希文公望如彥國處大事如子明確評哉

吳公廷舉平生篤于友誼見良士身下之忘其人也羅玘年四十餘貲
貢入太學公奇玘兄事之玘病痢會僕死公爲煑粥負之登廁一晝夜
十數返玘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
生我也公好讀書積至萬卷纂薛文清及胡敬齋錄采其要言作詩效
陳白沙覽者見其志崔後渠曰銑平生頗識賢士大夫如吳公眞才潔
履厚行定力鮮儷也
景司業暘自窮時與維揚火城相知交爲中允時數向顧公璘稱其爲
人顧公以景方貴盛游者固自厚不甚入心比景卒遺孤子子門戶衰
落曩時親暱人多不相往來獨火君顧念益勤時時遣人過江問遺踰
于生時景有遺文數十卷火君捐百金梓行之曰吾不忍故人菁華遂
殞于地火君可謂貴賤死生無替交態而景之知人未易及也
正德癸酉陳公棟塘嘗與溪亭嚴公施菁陽邦直名侃會試北上邦直
之兄邦顯名仕亦以省祭謁選同行溪亭公盛德屢空邦直事之如師
凡舟車飲饌之費悉出自邦直而邦顯則爲料理之一日邦顯謂棟塘

曰連日視公飯食減少何也豈殽胾不腆烹調失節耶明日又謂棟塘曰夜來思之吾得之矣公平居飯必用虀向無虀耳已令庖者具虀矣是日溪亭果啜虀加餐邦顯喜曰君視溪亭今日之飯何如幾誤矣又一日邦顯遣伻回已復閉門伏枕而泣邦直驚問棟塘曰吾兄泣何也棟塘入問故乃收淚告曰無他頃作家書囑附小弟偉經紀家事因思弟年未及冠正須從師讀書遇節日放假與羣從歌笑宴樂其事也今吾侃弟大事不可已者吾螻蟻異途顧亦拋家遠出而以勞事畀之吾是以悲焉吾其歸矣棟塘乃牽裾出慰解之乃止吁凡人子養親視食多寡爲憂喜亦可謂孝矣而邦顯于鄉先生乃爾其尊賢之誠何如也家事委弟不爲甚苦而至于泣下其友愛之篤何如耶賢哉若人可以風矣

南海黃璉字良器南海人即故少司馬衷之父也少有至性讀書窮理非研精不已迭遭家難哀毀柴瘠感動隣曲充縣學弟子員有文名時督學以璉當廩所厚詹孟和當次缺孟和貧而母老乃謝曰吾可無廩

不可使孟和有菽水不及之悔請以廩讓督學義而許之鄉人有徐幹者以選軍隨使之暹羅而當宅與璉爲行資比過洋舟壞命使溺死軍民從行死者殆盡幹子桓欲歸其宅璉曰而父死王事而孤且貧若是宅吾尚忍言耶即還其劵璉博洽尤精于經學二子衷耿皆以科目顯

王□號沉菴代州人正德中劉瑾擅威福刑戮士紳時劉公繹以戶曹督儲遼東瑾索賄不得械劉至京以重枷枷之至一月沉菴以死侍側日夕不離劉曰我死其職分也如君何王不去

孫紳字公珮號敬菴淶水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工部尚書掌通政司事故所師事李公寢疾獨招公受遺囑公爲治後事如同所生同學友病疫且死不能語執公手授之千金竟不語乃後公爲卜居定業安處其妻子子長以所餘金還焉

劉佐字以道陝西中部人中正德丁卯鄉試邵昇榜昇未冠登科有俊才一二邪臣詔事太監劉瑾以昇爲奇貨薦于瑾且欲瑾以從孫女妻昇庚午秋瑾敗有司逮昇昇急奔以道以道匿之閲數日以道又匿之

他所或語之曰君不自慮耶以道曰邵君託我者以我能活之也邵君故不與瑾事我知之夫不權其是非之寔而輕背其友人者乎卒脫昇

廖任字志尹歸善人舉正德庚午鄉試丁丑偕友人譚汝時姚應昌上禮部譚姚後先遘疾舟人以疫告願稍避之任獨撫視不去比沒爲經紀其事同行者愧服

三烈者楚雄人劉君時舉庶母張氏郭氏洎女兄辰秀也君父仁以明經起家爲南都兵馬稍遷梧州判攜室往與族子時復澄兩人俱舟至大墟梧州君病卒洎平樂昭平堡時芫蔴猪巷灘猺公感者清晝聚衆殺擄舟人皆恐辰秀聞之指江曰萬一不免死此而已二母亦如秀言相向哭賊至辰秀曰敢辱先人乎獨恨此櫬無歸耳亟投緹囊啗賊乘間赴水死張抱弱息祁秀繼之郭又繼之俱死秀年十六張年二十郭年二十八死之日爲正德辛巳五月十一賊怒悉剸其婢僕公感復顧時舉舉故兒啼乃縶左右手浮之江且曳且行君汩沒波濤幾殆矣比達岸乃引入其巢當是時澄病偃艙時復匿枕側得不死遂相揔于守

臣劉璧沿洄索尸藁葬昭平江上建堠以識焉時舉旣被縶年甫十三念旅櫬未歸二屍未瘞且不知二兄之俾免也晝夜啼泣賊義之復紿之曰若思歸耶時舉應之曰予父若兄柩矣予母姊若見溺矣昆弟奴僕若悉刈之矣家遙萬里孺子何歸賊稍寬之時舉夙敏慧時時感憤默書姓名淪落生存之概于竹木投谿谷上流冀世人獲之知人間尚存有劉郎者然越在深阻幽拘計未有以脫也初賓谿張賓祿與梧州君有故梧州君入梧謂賓祿曰若能從吾游乎賓祿許之至是自金谿來至昭平邂逅屠者訊知梧州家室生沒之詳作曰諸亦已矣獨梧州一子在何忍負之捐金願贖時舉乃遣諜說公感曰劉郎縉紳家弱子弟也得之無益不如得金若屬知則金分不如顓之若聽吾言得金無患不聽斧鉞至矣能無悔乎公感感諾是夜具雞黍裹粮導時舉從山後仄徑出戒曰遇吾屬亟返時舉如導自林岨間奔軼諜負至舡覆以漁簑遂免于難往陳于巡察兩山張君暨諸藩臬莫不歎賓祿敦信好義有雪涕者給傳以還君適母張夫人念鬱疴聞君入門病尋愈蓋天

所相云君自歸銅仁夙遭閔凶約身修文亦旣有聞會兩山開鎭貴行
下所司覈寔疏請嘉靖丙午獲賜旨旌門蓋貞魂懿魄逐藤江怒濤上
下者垂二十年今始不沉響矣
漳之鎭海有汪一清者嘉靖辛酉廣東張璉倡亂漳郡諸城汪以諸生
爲所獲已而賊執一婦人至汪視之則同學友人妻也因紿賊此吾妹
也請無汚之以待贖不則吾與妹俱碎于此若曹何利焉賊因與汪幷
婦人閉置一空室中昏夕相對凡匝月毫無所染始贖歸
鄭善夫初不識王儀封廷相賦漫興十首中有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
風坐遍魯諸生後鄭卒王聞之爲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爲經紀其喪
仍刻其遺文
新會鄺達禮恩平縣學生事母伍氏以孝聞又能友愛諸弟嘉靖初友
人何希淵爲流盜所虜達禮憫之自備金三兩銀十四兩往賊所贖之
賊見達禮曰此奇士也欲脅以相從達禮不屈而死提學副使魏校遣
人往弔僉事王大用扁其門曰義士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嘉靖己丑會試第一初授兵部主事改編修歷官僉都御史廷試時遂庵內閣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先生以少笠仕守己當嚴竟不與通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西羅念庵洪先也自與羅公交後知其人甚高心服之嘗曰省元狀元人品甚不齊而吾幸與羅公為兩榜首省元狀元每相忌至於相疏而吾獨與羅公相友善亦一奇也

余弘濟公得故侍御禎之父有友丘坤者家貧而有子議聘禎妹矣未決會坤卒父往弔焉語坤妻曰吾已心許而郎矣勿疑語曰觀其死知終始今豈無皎皎之行為世所敬重然矯偽盜名稱身沒而跡彰者多矣此非所謂誠之不可掩耶

方文襄敦篤友誼友人陳瀲東貧置田園以娛其老所負債悉為償之呂公柟故與鄒文莊守益同官每講學呂主先知後行之說文莊主知行合一每晤必辨辨必至鬨然而爭若聚衆訟然迹甚違忤矣乃呂與文莊交情不啻同胞夷險離合真是一體初未嘗以議論異同少生間

闊也或曰二先生意見雖殊其志行同矣乃若武功康德涵豪邁任放人也人傳其靡麗侈汰聲伎不離左右而呂故平生清約如寒畯即頰笑不苟者亦與之爲深分交更不以行己清濁生分別

甘泉湛公九十餘遊衡嶽便過吉州遊青原山鄒文莊公率郡中同志友二三百人走迎且戒之曰湛先生當茲高年猶殷殷訪友如此即此可證其學矣古云憲老不乞言吾儕第應憲之更不容出一語辨詰煩聒先生也晨夕定省食而執醬醑一遵古養老禮惟謹公時年亦近七十矣蓋以湛先生爲師王文成莫逆友故事之謹如此嗣湛先生別歸公送至境上淚潸然横下沾襟湛先生顧慰之曰謙之何悲甚豈念予老不復再會耶余過十數年重來會公也

彭司空黯爲太常時疏請修省指斥貴戚僭越請加檢制太僕楊公以直言廷杖公逆知禍在叵測冀有以生之密爲具食而校卒偵邏者接于肘腋或竊指目迄不爲動楊雖不救聞者壯之

徐公中行爲刑部主事時有郎楊繼盛者上書劾相嚴論死猶在繫公

時時橐饘食之間一入相慰語慷慨欷歔泣數行下楊公謂君毋入入且生得失生得失相嚴當舍我而與若仇也公不顧比楊公死喪歸公解橐而追賻之相嚴乃伺諸嘗賻楊公者而太宰李公黙復中蜚語下法曹當公讞公稍麗輕辟詔不許公恆自念太宰知我我以法報且不可而乃不獲以法報之自謂何然相嚴則益不懌公遂出汀州以外艱補汝寧時京朝大察吏公前以遷後察格不當復察而相嚴尚在政察及左遷

郭弼字□□安福人□□進士初授江陵令拜御史以諫世廟營造採珠削籍歸公將舉鄉試同舍生王國卿染病頗劇人故多避公犯蒸穢朝夕摩撫旣不救復傾囊經紀其喪

王公遴字□□號繼津□□人歷官大司馬公爲兵部時聞楊忠愍公以劾相嵩下獄忠愍以疏草示公慷慨曰死矣第子幼未卜婚耳公曰即如君言吾以弱息字若子遂慨然以女許聘楊公次子應尾先是有嘗許公婚而自悔匿避弗顧去者令其人在不重漸㥏然下汗耶

王文輝字德充號都山□□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尙寶司卿爲諸生日嘗就臺試友人與偕者馬旋墮水死同列以試逼倉皇解散公獨留殯之乃去

臨海金一所賁亨仙居應容菴大猷二人以道義相友善金旣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詣金一所曰君此出他日來回要將一襟應容菴還我兩人竟保晚節

陶文僖公大臨好施予友人朱泰家貧事親孝死無子其妻復以節死公先後爲治喪葬養其父母又爲之上狀于有司而推坊直以祠之曰節孝置祀田若干畝

戴璧應江人嘉靖間以貢任富順主簿謙恭孝友不愧古人常寓燕邸同旅病甚璧親藥餌顧念益虔同旅得不死且同寓甚久相對如嚴賓其惇厚類如此學憲謝公東山聞其人尙慕之及按部璧已逝矣遂檄所司迎祀

蔡汝楠字子木嘗爲王元美徐子與吳明卿謝茂秦布衣友謝時再遊

京師詩漸落子木數侵之已被酒高下夔州諸詠亦平平耳甫發歌明卿輒鼾寢鼾聲與歌相低昂歌竟鼾亦止爲若初醒者子木面色如土雖子輩亦私過之子與復與子木論文不合而罷後五歲所而子木以中丞撫河南子與守汝寧明卿謫歸德司理張肖甫謫裕州同知皆屬吏也子木張宴備賓主身行酒炙曰吾烏得有其一以慢三君子尋疏具薦之子木雅士不俗居然前輩風近更寥寥也

龔有成字子完嘉定人嘉靖丁酉舉人兩上春官所與偕者皆以疫死同舍爭避去有成獨留視醫藥死爲含斂護其棺以歸

陸公粲與人交有終始善故徐訓導元祿貝力拔之諸生中歲時恤其家又善故丞史鏊緩急未嘗以匱辭竟以女歸其子然二君皆鄉長者陸長史鐘張郎中約老而慕公義請以身後托公許之沒而治喪葬存恤其子孫畢世無怠

俞都督大猷嘗以事忤分宜相公纍赴詔獄史玉陽以數百金來唁聞其友鄧君域亦被逮命守者藏以遺之

孫伯陞重義好施貧賤之交後多賴公者同年翰撰韓君早卒公爲理後事撫嗣子最厚嘗白于當事立坊著名以畢其志與華州王君友善王君以地震卒公聞之大慟收其遺文敘以傳王稿多訛失惟公得其眞能辨之

張公九一之父萃偶黨自喜其急人甚于急己嘗與故太僕王齊以文字通太僕卒子貧走父客亡應者公慨然曰朱益州著絕交孝標廣之吾始不然今乃信矣捐租稅廩其家且爲邑脫踐更里人稱焉

陳志敬字一之東莞人以舉人歷官南寧府同知嘗上公車抵淸河閘而同試者里人林載陽中漕卒狙擊以死公曰林君去家萬里猝死于外非我誰爲白寃狀治後事者謝同諸試生行矣吾獨留爲上書監司守令抵漕卒法調林棺斂使艙首南而後發至則不試矣公亦倦于其業乃就銓選得倅潯州以行一時義聲籍籍故少保方公獻夫爲吏部郎贈公詩見意焉

居公應垓簡抗傲儻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恥言九九之數輕財樂施濟

窮周急諸所假貸力不能償者輒爲焚券待昆弟尤厚煦煦無宿怨也
所交皆當時名士篤于友誼與袁公永之同舉進士同讀書中祕特相
親暱武庫災袁公下詔獄罪且不測公日夕具壺飡潛餉遺獄中數存
問袁戍遣日諸薦紳謂官校方偵邏莫敢送公獨匹馬出郊外與袁公
握手而別
東山徐公與少師夏言公同里自舉鄉薦以至謁選未嘗輕造其門及
夏公之再相罷而道被逮也公獨使一老蒼頭侍行惟謹夏公從檻車
中問而得之爲感泣故御史楊公爵工部郎劉公魁給事周公怡沈公
東先後以直諫下緹騎獄公捐月俸橐饘而致之故善包御史節節坐
與中人競遠戍公範白金爲巨羅而銘之曰不愧明時無負此心以遺
節
隆慶二年科臣石星上圖政本以慰人心疏曰養聖躬鰲山之樂長夜
之飲不可不節曰勤聖學經筵久輟屢請未復曰勤視朝夕周知民隱
總理萬幾曰速俞允言涉聖躬者留中不下事干內官者稽遲不允甚

且因而獲戾矣軍機虜情呼吸立變而概至違期願不時進覽曰廣聽納周儀一觸忌諱而譎外陸鳳儀偶違聖旨而削籍乞召二臣以延忠直曰察讒譖頗緣內臣專擅言官攻發切齒中傷譖以欺謾陛下得無入其言而不暇察乎疏入上怒命廷杖削籍上御五鳳樓潛察杖者而中官戒閽吏毋納給事從人部郎穆文熙星友也恐遂以杖斃乃先以義白緹帥而身自掖薇星中官共詈之文熙且詈且掖以出得不死王嘉賓疏救不報支大綸曰自市道交興而下穽石溺死灰者遍天下矣穆君其古烈士乎是時如王世貞徐中行之于楊繼盛王穉登之于袁文榮沈明臣之于胡宗憲朱察卿之于趙文華雖得失互異要皆誠心爲質不欺死友者也

張廷撰元忭既及第同年鄒公德涵儼然造之既茶曰兄可再茶吾有一言奉告茶既再即語張曰兄茲以掄大魁爲榮耶願兄由茲益弘遠志崇令德則大魁者今士林所欽豔豈不爲榮若少不自愛即淺鮮過失人皆得而指摘之矣是大魁者亦播惡之檝也可不日惕乎哉

張公四維字子維蒲坂人癸丑進士歷官大學士諡文毅新鄭江陵兩公者並以才識交公新鄭公得罪去公起家宮端取他道會于逆旅江陵公怪問其故曰疇昔之事高公猶今之事公也奈何以去而遠之其敦厚雅素類如此

姚岳祥字千定化州人萬曆丁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時張居正柄政父死不奔喪鄒元標抗疏摘其罪因下獄居正命吏獄門凡來詢元標者書名以報即親屬重足不至岳祥昂然直入吏書其名神色自若既而嘆曰奸邪當國尚可行吾志邪遂歸養病

江中丞東之同年舒比部疫死餘一子公入室抱其子歸以女字舒卒得祀丁侍御以言謫讒言蜂起公獨以身冒衆猜不計人問故曰朋友道喪吾將以身爲餼羊

王廉憲之猷爲禮曹時主事盧洪春以直諫杖于廷上遣小璫視誰與盧主事語者同舍即稍稍引去公獨與周旋而後偕盧出

王主事愛既罷歸有同年徐公學書以論劾分宜削籍貧甚至不能爲

子娶婦先罄橐中百金以完其婚

周中丞孔教字某臨川人萬歷庚辰進士初釋褐與同年余寅顧憲成魏允中劉廷簡相知最密結社于長安邸中已而公選福清令一日余公同年攜酒過公爲別余公曰當茲遠別何以見教公曰兄才名滿天下海內人士延頸願交知恐不及奈何與張斗樞昆弟游斗樞昆弟即故相江陵子亦知兄薑桂之性不移而瓜李之嫌當避蝨處頭而黑齧食栢而香吾懼其染也余公聞公言大悟從此鍵門不與張通及公憂居余公千里緘書遠奠奠文中述其事

翰林編修梁禋旣病語家人曰朋友中惟膦居同年陳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法吾孤子女可托也汝同蓋國子祭酒致仕陳古庵先生云梁病篤先生往視之已不能言惟指以手左右具述其言先生䛟諾焉後梁氏凡居第嫁娶等事皆先生爲經紀之至冒謗讟而爲之終始如一嫁女得今肇慶知府黃瑜瑜嘗爲人稱道之

金大有字伯謙太倉人幼而與同學舍陳生唐生戲約爲婚姻後生女

竟歸陳氏時君已舉于鄉里中豪介媒媼求婚者接踵或謂君奈何以兒子戲立信君曰此故結髮故人雖戲何忍負之曰唐生者尤貧病君重以前約爲經營衣食藥餌終身

王尙義名芳太倉人常訪友小直沽適慈谿費生廷棿病臥旅舍與之語而嘆曰奇士奇士胡自困頓塵土乎移至寓所時其飢飽寒煖而將護之明春攜與同舟南還夜夢生墮橋下拯之不得晨起焚香誦呪爲生祈請病良已已而又病便溺狼藉市瓷缶親爲滌除所需藥物果餌無不備生感泣曰吾何以報先生生至潤州易輕舸欲到姑蘇就醫調治至呂城而病革泣涕謂芳曰平生心事百不一申天乎已矣倘埋道旁乞書慈谿費廷棿不瞑目之柩言訖而逝雙眸烱然芳曰古人旦暮孰爲彭殤仲津達士胡爲怛傷摩其眶而不瞑乃舉其手而枕之于股拊膺而言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如何君有四弟兩兒親養有託毋更戚戚也生喉間砉然有聲目乃漸瞑匿尸三日舟人不覺也抵虎丘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而訃其家逾月而父至

于時環寺門觀者咸嘖嘖數日不意今人中復得古人有蘇蘇顏瑞者
藍侍御田友誼最著萊州劉英爲寧州守寄其妻篋人無知者赴任舉
家沉於江公召其從弟還之封識如故歷下同年周秀居官清苦沒後
家貧乃攜其子養而教之
杜棠字善政三原人□□□鄉舉歷官雲南知府生平獨與靖川處士
馬尚賓友善在雲南日靖川處士卒公思之不置求有能招魂者招之
至與話舊詠詩而別故鄉人稱公與靖川爲生死交云
杜常字守經□□□人爲龍江驛驛丞初爲奉化功曹同曹掾有患疫
痢者衆徙以避公曰夫同舍中兄弟也而急乃棄之乎躬視湯藥或竟
夕不還其人有金而不錮也而衆頗疑之公每往必與其僕偕明燭達
旦久之人始服其至誠云
孫博士貞在國子日博士王彥清與貞連居因熟其從子金蘭後彥清
以姦黨沒家金蘭爲貴池典史坐累至京失所歸貞館之二年有不足
執周之或傳言將罪彥清鄰右又謂將罪金蘭宿主貞皆恬不爲動同

鄉楊伯震爲長蘆副使得罪自獄中出病疫無復人色舁至貞門欲托
寓焉旁舍懼其相染唆家人固却之伯震遂露卧祠下貞歸聞之嘆曰
人各有命病豈能染耶亟命移入病卒以愈

陳紹字用光號百樓饒州人□□進士歷官饒州知府計偕日壬辰
下第將歸一友同舍偶病疫且殆公曰隨衆棄去如此友何獨留治療
俟其愈乃行

朱鐸重倫理負節義與漢陽知府蔡洪濟友善蔡卒于漢陽其父老且
病鐸合凡賻贈買地迓其棺葬之又以餘貲經理其家蔡有姊寡于滕
氏滕亦鐸亡友也女孤不嫁鐸以其妻兄之子聘焉

沈仲說姑蘇人年四十未有子其妻鄒氏爲置一年少貌美之妾及歸
命出拜將以奉枕席仲說詢其鄉貫祖父來歷始不肯言詢之再泣而
言曰妾范復初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鬻于此仲說惻然淚下因囑妻
曰此女父吳中名士乃吾故人豈可以爲妾當如己子視之卽尋其母
使擇壻仲說備奩具嫁之鄉人稱之至今不置陳公師曰沈君旣知買

妾爲士人女不忍犯之已竭矣又備奩具嫁之若世人得此女不以爲妾則以爲娼者何限聞仲說之風能不汗顏仲說誠賢矣哉是可以勸矣

鄭金呂榮年順昌人二人幼相友善以鬻販爲生所至人推其誠年三十合貲僅百金偶被盜去鄭曰此金置吾舍知者爲盜不知者謂吾匿遂稱貸償之是歲獲利大人咸曰天報善人如此一日鄭往水口販鹽計所得倍其值鄭初不知比發復如水口告商人曰日者鹽誤多值今番請損商人不信鄭無如之何與呂公之初不以呂之不知而私凡所貯一鑰二匙出入各不相問置家人產業盡屬鄭呂無幾微疑二呂遣回祿鄭營室甚壯旣成與呂居之年七十宴親朋分前貲餘百金買田以賑宗族之貧縣屢賓之扁曰義重管鮑

林文孟字用時福寧州人嘗以貢中應天鄉試偶慷仗義與友龔敏善龔貧而介衣敝甚靴見踵直餽之不納也密量其尺度製之不曰爲敏也醉中取服之陽嗔鞋短窄委置之強龔試之相宜也著以去曰彼棄

我取奚不可其周貧而曲售之如此

王廷禮者吳郡人嘗與金陵人陸通交陸貸人白金五十兩爲用其券詭書從父名未幾索金人至廷禮知之曰陸吾故人也卽以從母簪餌之屬爲之代償不令家人知之

胡璉字商用鄱陽人句容教諭性孤騫傲岸不曲合取容當世然聞人善如己有嘖嘖歎之恐後大夫士與公遊者行或有涼德輒曰胡公其知之否言未幾公已曳杖來痛詆弗已俟其人引咎自責復怡然笑曰友道貴直非訐也

張太守文明爲御史時友人宦濟南饋公俸金公曰同寮某貧未遇曷不以此周之我有祿受之是繼富也遂併以己俸共遺之其篤于故舊者又如此

曹憲副時中致政歸有貴公子某者挾娼遊天馬山鼓吹而過先生門先生使人召而榜以樸樕教之曰若父居官躬素絲之節而若敢淫肆如是吾于若大父行也不戒若是不子若也今吾且代若嚴君爲治責

公子自是不敢復出折節爲恭矣
尚書張公鳳居官執法時人呼爲板張爲人正直人不敢以私干之尤篤于友義同門蹇于仕途者必極力助之故人李詢爲太常贊禮郎母老子幼夫婦相繼而卒公惻然遂養其母以終聘其女爲子婦教養其子至于成立又急于濟人嘗渡江偶遇一舟覆于急流公卽捐白金購人救之舟中之人賴以全活鄉人稱爲朴實君子
吳英南京衛指揮廉甚不苟取與同衛劉蒼同志學且優焉有疑義輒叩劉以請遂爲莫逆交及劉之子麟舉進士謁英英呼之曰姪勿學他貪墨者以隕爾父之志否雖官至卿相英不願見也
郝太守鎰令天長日有同年主事蜀人盧錦與中貴人搆隙坐廢道遠不能歸君時尹天長適至南都見之遂與同舟至縣僦屋居之遣邑弟子穎秀者從之遊擇士人女爲之伉儷
杜鳴陽字子鳳黄岡人舉人性渾厚與物無忤親沒遺幼弟尤鍾愛之縉紳有與鳴陽厚者其女曾聘人人以其父喪家貧遂背約鳴陽乃爲

其子聘兩爲縣令俱有惠政卒于官

崔思敬光化人父崔岳與同邑王寶友善寶授太寧訓導卒于官貧不能歸岳母痛之思敬奔寶喪歸葬鄉里義之

曹車駕深在南部日友人汪以正適業太學染疫疾鄉人萬莫肯往視君卽馳至其居躬治湯藥與同起居者半月汪病亟往曰吾僅一女奈何君曰當聘吾兒㧞歸君後事有深在無慮也卒皆如其言然君竟亦染疫疾于是年十月一日卒于留都官舍年纔二十九

劉孝廉浙字君東重交誼矜然諾與里中李郡丞九標相善李無子有一女杯酒修好未聘亡何李死女之母亦死人皆謂李氏一門衰落兩家子女尚幼且無媒妁解盟不待寒矣君東折柬告親友曰使李君未嘗見吾稚子而許之吾猶當撫其孤女也矧言猶在耳渝之不義遂迎李女歸至長乃婚其子及李氏爭產起訟太守汪公曰李無子惟一女當分其貲產平子女餘以分同祖親君東辭不受曰吾成盟爲義也若分其產豈不反吾初心乎太守義之不強也

張令尹緒教諭桐城日青矜子有貧不能婚者先生易婢女二舍爲助不令知也司徒留署同舍郎張姓有媵妾逸者先生恐其罣人口也佯言于衆曰吾家婢逸矣而人悞以爲同舍郎也者僉爲駭愕先生曰吾子尚壯甚爲國家馳驅一汚其節鮮不仆者吾老矣代而蒙詬固甘心也

婢僕

前言

薛瑄曰便辟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幾至心不能持自非明理剛持有守之君子鮮不爲所移者以是知古人頑童之訓其慮深矣

又曰僮僕始取其給使令人役耳初不可聽其言恐大有害于事

霍韜與子姪書有曰凡我用一人信一人斥罪一人俱有斟酌豈尋常草草不可不思凡家中得力人及平日實心幹事有功之人不辭勞苦人之我俱有許多禮貌待他不敢輕易駡他半句有小過則爲之隱諱

有大過則密教之有缺則用之病則醫之死則祭葬之凡以報人之功也語云欲得人死力須結人懽心雖帝王治天下亦須以此乃得人死力此意汝等深思之

又戒子姪曰今後各子姪不許各取小廝跟隨每出入如在石頭即在祠堂撥人跟去在山即在書院撥去四峯書院除舊僕外如有新來的人皆送石頭大厓驗過堪用乃許收用如不送驗擅自收用及各生擅取小厮跟用如係生員掌院人呈送提學道將生員降青衣罰念禮記白文一部爛熟乃收復若係童生發回石頭牧牛挑糞一年亦念禮記白文一部乃許回書院如不遵禁令仍又故犯以子孫違犯數教令律送憲司問罪枷號三個月斥出不得供膳此例一粘四峯書院一粘石頭祠堂俱着顏體大書禁示仍存此作家訓

黄省曾曰古者家田戶桑子嗣就養各有職居亦鮮流困故白衣賤族無有僕奴必須一命乃役輿臺所以仲尼適國門弟馳驅荀氏應門六龍下食後世分授不行幷兼大肆則飢虛皇迫之子自然趨歸富室賈

躬求活家從如雲國民益寡此亦王政之大蠹也往往帝王賢聖之裔亦有淪落于此者此亦人子淵明所以致戒也吾願汝曹凡買僕從必詳其貫址家親明立契要察審狀貌但取村朴敦厚可供答應而已其富籍新販市纏宿猾奸人罟避遠土逋逃華門美色挾族武千善陳詞訟乃引利端有一于此皆足壞家每進一人必期有補或令跟伴或使貿易或理農圃或治抄錄僅免單缺勿致有餘洞廷兩山習於顧倩便於留棄金玉滿堂僮僕不過一二以省費食徽州風土皆役髫童方與娶配遂出別居給本自爨有召始來所以家多清白雖不必盡然隨宜作處皆可准則蓋僕奴依人皆希積富以營私身入仕途更宜關識出入勿令預事驅取賄賂利歸下走禍從己躬官以贓敗未必不由羣奴致之也至有氏呼財主世習驕奢雖田舍鄙夫一出堂戶環擁百數呼諾奔走儼如官府暴殄子女作踐百姓挺優奏樂抬輿鼓揖無論晝夜不惟涼法子孫亦必陰除祿算也慎無効之

湛氏家訓曰每見富貴之家于僮僕便捷有才幹能營聚財貨者則以

爲紀綱之僕而信用之有忠實訓謹者則以爲不稱己意而疎棄之辟如人好食爽口之物而不知積久終成痼疾也故便捷之僕雖暫得其資助快我心意日後恃寵驕恣生事賈禍卒致敗壞家業玷汚名節其害可勝言哉諺云養癡奴乘羸馬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何孟春曰傳云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鬭化使然也鄭康成嘗怒一婢曳之庭泥中一婢過之曰胡爲乎泥中其婢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豈非其文字治之力耶程明道家僮齎金千里往復無疑求桑白皮者從而假之易稱得僮僕貞此同德化之所致也柳公綽仲舒家法著聞唐世小說傳柳氏常出一婢婢至韓金吾家未券間主翁於廳事上買絹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駔儈議價婢於窗隙偶見因詐中風狀仆地既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服事柳家郎君豈忍更事賣絹牙郎也柳家之法淸高不爲塵垢卑賤而婢化之如此雖今士大夫妻妾有此見識者少矣宋人記一事云有士人於京師買一妾自云是蔡太師包子廚中人一日令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對

曰妾乃包子廚中縷葱絲者也此事者人特記以資笑謔耳春合柳家婢事觀之不能無感國家天下一也蔡京之壞敗天下何怪哉柳蔡俱宰相其美惡相去天淵至其婢人亦自不同如此其內之爲子弟外之爲門生故吏如之何其復有同者耶繆彤掩戶自撾之言信有志者之所當省也

敖英曰左右小人最能于言語間窺人淺深而仰合之一墮其術未有不僨事者子曰近之則不孫夫狎者近之也其不孫之招也

陳繼曰世有奴婢之名乃妄爲之稱耳要是天地間蒼生豈天地實施生斯輩耶如漢衛青殊勳李善卓行皆長鬚也賢我而臧者斯或蕃然何可威之劉文饒嘗怪人詈奴爲畜生有旨哉昔陶彭澤居無僕妾井臼自任嘗遺一力給其子讀書助薪水遺之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視之仁人之言則然黄太史亦嘗論御婢奴乃云退自省不省之狀在于躬者甚多夫人情苛細責人矣惟責勢人而不得則忍之責正人而不得則或反之奴婢得賜其責也者乃子其怒遽自斂戢瞿然省己非忠

恕之道乎孟子曰不仁不知無禮無義人役也孰爲奴婢彼獨貧耳世之奴顔婢膝奔走人門者何限獨以衣冠齊楚反相驅策恣爲怒笞不思其中之有愧也哀哉

徐顯卿慈箴曰宜家伊始其敎曰慈外雖高高中則有怡下逮僕從此恃恩施彼亦人子恕其無知乃至租佃穮蓑胼胝郵其勤苦賑貰有差和氣同流莫或間之可以致祥天道如斯人事不遷福履來綏

伍袁萃曰古語云敎笞不可廢于家故奴婢僕有犯除情重送官過小姑恕外只用小竹板決其臀多不過二十而止勿亂踢勿亂打而頭目心腹腰脇要害之處尤當禁忌婦人則止樛其手勿決其臂乃若人醉勿打人病勿打人老釋勿打人過勿打而我醉勿打又我病勿打又我大怒勿打凡此不但愛人亦所以自愛不但可行于家亦可行于官也

又曰縉紳人家多好畜優人此最害事得毋帷薄啓女戎之釁乎得毋道途張狐假之威乎得毋子弟蕩心于淫逸奸宄攘臂于窺覦乎凡此皆勢之所必致者匪但無以示訓而閑家抑亦何以防奸而杜禍可弗

戒敺

厚生訓纂曰壽昌胡彥持家子弟不得自打童僕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爲之發遣婦女擅打奴婢則撻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又曰婢僕有小過不可親自鞭打蓋時一怒氣所激鞭打之數必不討徒且費力婢奴僕未必知畏惟徐徐責問令他人執而打之視其過之輕重而足其數雖不可過怒自然有威婢僕亦自畏悼矣

往行

黃文恪公爲舉人時屬遠行遇雨雪濘泥夜止旅舍憐馬卒寒苦即令臥之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言子小異閭閻我却誰事在世情皆可哭恩從吾幼未難推泥塗望還籍來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

白沙陳先生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嘆曰良家也命內人撫育如己女及笄擇壻嫁之

丘中丞集齋嘗爲蜀中某郡太守公單車御兩僕至境上一僕索驛小

吏臘炙食之卽扑殺僕而焚棄之于時登清之氣搖動蜈蔡羣吏墨者解綬去

胡僖爲部官時遇早朝卽盥漱熟□亦必躬蘊火手盆自給嘗謂入朝我職也而勞人不可馭三尺童必從信禮絕不施鞭扑間一詈小過輒自悔曰何以使彼勝也

大司徒馬公森其父封君年四十始得一子五六歲眉目如畫夫婦阿保如拱璧一日婢抱出門從高堦上失手跌下破左額死封君偶見之卽呼婢奔避去而自抱死子歸曰我自跌死也婦驚痛撞封君倒者數次尋婢撻之無有矣婢走數百里歸匿母家言其故婢父母感泣日夜籲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果生子左額宛然赤痕卽司徒也

王封君夢祥王文肅公之父家人男女千指饒爲之衣食而厲其禁有交關外事者辭與人鬪爭者折閱市值緡以上者收治無所縱應門必擇老幹使伺一切覈則賞掩互與同罰或誤收他姓亡奴及盜鬻田宅主人以片紙來立還之不少靳

嘉興屠漸山論德一日欲治僕某怒甚僕惶遽求解于夫人夫人笑謂買一魚來人莫測其指漸山公嗜魚見而詫其罷夫人從傍微哂曰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夫微言談笑可以解紛不謂閨閣中識此機緘也

張太岳素重名檢雖視子弟無敢以毫釐干於官府柄國時有一家奴指稱其諸子名目駈人銀三兩者即送本府杖死

附義僕

往行

侯來保者尚書陳迪家人也迪靖難中抗節當極刑六子同日就死時禁嚴姻族四竄莫敢旁覘來保憤痛切至潛拾其遺骨遠瘞宣城討家橋人士多之蓋有林唐二義士風矣

李安保貴溪義官江世恂僕也姚源賊過百丈峯安保隨世恂督鄉兵往被執衆散走安保護戀不捨賊自執世恂欲臠其肉安保以身覆翼頓顙號哭願以死代堅抱不起賊怒斬安保將支解世恂賊首止之曰一朝流離父子不能相保觀此人戀主如此其主亦必善士也姑免之

遂繼世恂歸

陝西漢中余曉者少業儒不成年踰四十爲商四遊而尤多止于蜀合既而僑寓於渠縣數年間頗有積蓄嘉靖丙午秋引一僕一犬詣縣之鄉北倉主家收稻其家適濱江一日停午秋暑未歇余乘醉狂往江滸試浴主家與僕皆不知犬步其後頃之江潮洶湧力不能勝身漸沒犬卽趨浮水面以口啣余髮纘纘沒犬浮之崖大聲呼號纘稽見浮水啣之如是者再三及終不能聲犬大奔馳如人遇禍患號天頓足之狀啣余所脫衣裳詣主人前叫跳其主始悟余遭水厄急趨至江犬復前導至沒所余屍已無踪跡矣方犬救余時隔江耕者遙見犬于江中跳躍狀甚眞而未悟其由及主人號泣於江濱而耕者始知之乃道其顚末如此嗚呼一犬之微其靈性專於救主彼人類有見之隨坑落塹非惟不援之而且亟施下石之計與視主如讎而忻戚不相關者獨何心哉

金俸宣城醫官璞僕也本姓嚴嘉靖中璞輸歲供瀕死金陵子校甫在襁褓俸破產走京師了公逋歸卽所贏百金營繕田廬勞悴萬狀聶氏

妻內撫藐孤外佐郡務同心劾力卒克其家倖年七十餘其幼主集客必躬致食品如敬事官長同邑參政梅守德言于羅郡守汝芳旌異之或遇倖必引與爲禮焉

徐佩者以庖人事任郡丞環環將兵禦倭出必爲士卒先及敗于江上兵死者蔽川而環以一騎爲殿左右無復人鋒刃垂及者數矣佩獨提刀前後擁捍已而臨渡馬緩賊刀及環迎而當之遂死環乃得歸

徐鳳者徐氏僕也其主爲倭所得令負担鳳請代賊弗許乃尾之以行賊數挺刃恐之鳳戀戀其主不忍去也竟爲賊所殺

孫明無隸人故大司馬丁汝夔家蒼頭也嘉靖庚戌汝夔芫檻密坐虜入寇不戰下獄誅仲子茂正謫戍遼陽明從焉居半歲茂正死無何妻復死遺子方五月明日夕涕泣抱兒往村媪丐乳或市牛羊酪哺之每監司行部至輒哭訴寃狀泪盡繼之以血當事憐之爲脫其籍得歸間關數千里晝負兒且行且乞寧已不食不令兒餒也夜宿輒擇濕燥與同臥起三閱月始得達家事兒如事主仍爲理其遺産爲族戚乾沒者

白之官出入具一尺籍及長悉以附之仍孑然一奴也兒名繼志今爲邑庠

僕生者郭主事僕也主事字子長閩中福唐人其父秀才有僕曰游乙不以奴蓄之從秀才之尤溪授經館里社以秀才敬神而糞除惟謹歸疾俱篤乙甦泣曰嗟嗟秀才奈何舍我去乎子長旣孤乙憤其叔欺寡或至於面譙叔將笞之不受遂攜妻及四子去時子長年十三自外歸過之抱首哭曰爾忍棄我以不能爲若主乎乃不忍而同歸約子長有室乃去比子長室盧氏亡何族與鄰里鬨殺人爲所訟者咸詈子長及乙不爲訟也然乙恐再及因辭去子長以母病不獲去就繫盧翁以衆要于路乙卽挺身追及易之縣以爲質笞鉗甚酷待爲訟者至乃免尋以獄疫而卒其族連死甚衆子長非乙無幸矣迨子長仕貧而早卒不能厚視乙諸子孀盧氏爲主母撫之乃育其諸子之孤曰生者事公子生長幹而強項喜手博樗蒲郭公子聽其應募從海戍吳越嘉靖乙卯生年二十四而歸島夷初犯閩入海口鎭倉皇而避主母入鎭東城二

公子入田舍去城二十里許賊屯三月餘生常往來其間踰垣以餉主母城中驚服其壯以之爲部兵日戰克先鋒追奔千里無蝦奪得賊物多卽隨手博盡後以兵粮乏歸策羸爲行主母時避於縣城去海口二十里許戊午縣城猝陷生自海口質羸半值云家有死者以此收之聞被虜率厮輿吾公子豈堪此則投賊而代之人咸笑其愚徑以挺赴城遇三酋據橋脫次日再至賊去知主母蚤脫及公子家屬在入門不對泣而仰天大笑已而伏地大哭蓋喜全而傷危也有骨爲虜者聞其據橋勇顧之尾賊以贖爭多與直而行未及百里聞賊再至卽還直夜歸負公子嬰兒而扶主母山谷間間關四旬乃抵郡城爲娶妻甫有孕有司聞其名募之不得辭主將因敗圖贖知其勇而鼓之寄語感主將恩公子知其不克矣至惠安以先鋒殺五賊斬二首結其髮負于頭伏衆潰賊憤並圍之力殺而傷爲縛于樹叢矢亂刃膚無寸完者賊去往收糜爛矣訃至主母爲慟招魂而葬命公子祭之而善視其妻以撫孤兒兒殤乙之諸孫仲季者在公子郭建初也

趙金吾者貴溪人以縫工事故相夏公桂洲夏公之被禍也妾曰崔夫人種嗣之祥已匝月矣初公罷相出其幣與縫人趙金五製衣展幣得金一笏深藏以伺公至出金獻之公嘆曰縫人賤工也乃有士君子之行遂錄于門令司公服由是內外皆知其賢崔夫人將就館而公正被逮夫人私計曰相公禍福未定倘生男必有嫉我者諸僕中金五爲衆所推知其可托出黃金九兩銀五十兩謂之曰相公一線之繫在吾腹中幸而生男不能保無妬忌者惟爾謹愿惟爾忠淳必不負公也爾其愼爲之持金以去金五遂與其叔趙七二四二預置田租三十石牛一具爲保育之計密謀已定果兒生而妬者起矣越三日公之諸氏馬氏稱欲抱視之以糕米塞其口不死以絮塞其口又不死前有盆池棄水中以去幸水淺不能殺金五乘間竊出紿曰死矣私置僻處以果飲飼之又以綿裹核桃膏置口中以防其啼越三日付其二叔接抱以去報曰死兒埋矣諸妬方相欣慶子既出虎口金五之戚程念七妻董氏乳之越六月忌者方覺大怒趙金五以必殺兒爲約責限以頭金五私與

程夫婦商其事二一趙叔亦來五人相向泣于中庭金五曰非吾意也將謂主何程曰吾聞諸鄉先生驪姬之詛晉無公族矣汝獨不爲念乎衆共謀曰此有徐念八者謹厚人也無子而生女又死遂以孤托之由是隱祕愈密雖間有知者諱不外聞金五又反命曰吾殺兒盡奪程氏乳資租牛歸矣忌者深信之在徐四年兒以瘡瘍幾死者屢念八爲寄名僧寺以藉神庥及徐病死妻將他適勢不能俱遂送入清涼寺爲僧金五又私以金三星入廟焚修爲兒祈福久之金五知公之壻春意無他始具實以告春泣曰孤兒者趙武也徐念八者嬰也金五者韓厥也武其復興終反祈奚之田矣乎張馬不過二妬婦勢必不能凌逼人至此且上不畏天下不愧人特不知孰自甘爲屠岸氏耳春以兒未出幼時未可言乃告夫人召孤兒匿之公門下士鄉大夫歐陽清屢謂春曰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壞不可從此管敬仲之所以霸齊姜氏之所以興夫晉者也今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子必速行毋失壬戌仲冬八日趙四二知事難終泯自舉出首夫人曰此吾家事何

用煩官乃召其支屬長者巾陽公而下四人外黨葉吉周筠府縣庠儒不期而會者三千餘人越二日先後預知接迎及乳母程董皆集里排胥吏郡城內外聞而至者且萬人衆口同聲自相中辨旣見孤曰兩耳頭頷相公也體恪動靜相公也崔夫人雖死夫人父則存何其貌之似也是日三門里趙徐祝三氏雜居人民初送投清涼寺者老九松而下三百餘人皆從兒入見郡公遠近翔集闐塞街巷爭先稱快曰相公復生也郡公曰異哉鬼神之前知也疇昔之夜吾夢城中簫鼓喧闐報送殿元披錄視之狀元名道元其父前科進士道先名也因問子何名春曰尚未名郡公曰卽以夢中字命之曰先承從其序其時孤年有十五矣有從旁贊之曰岐嶷端重器度偉然豐頤長軀肩圓背負神色凝定瞻顧安詳眞相種也聞者以爲實錄卽日謁告祖廟參拜在廷者賢內姓不遺親外姓不遺舊旣乃奠告於先公崔夫人之墓盡禮而還公門下奴隸厮台無老無幼以參列坐起端莊高不仰卑不俯細縷中庭略無汗懾內負之容雖貴介素習莫是過也左右顧之人識與不識蓋翔

躍者半泣下者半敍州府同知周宗正序其事

胡宥字子仁休寧人隆慶辛未進士爲御史萬曆九年備兵畢節在官淸愼捐貲改學鏤攀造士修城練兵均賦賑乏惠政不可殫述其僉事而得貴州則以道遠故不攜家而所從蒼頭曰文訓文學者爲書室掌故最近得其意僉事按部嘗以早暮撬行瘴霧中感脾疾久久益羸削且殆文訓憂之甚且曰吾故聞知老長者言病瘵非人肉不得起乃齋沐刲股肉血雜粥藥進之僉事病爲小損居月餘益篤且易簀而是時文訓方以股創臥席文學痛不忍見僉事死曰死而倘可代也吾此六尺直鴻毛耳卽不獲代而主君卒不諱孤魂在萬里外誰從者有先死以俟而已遂自剄其咽喉所不合者僅指許然竟不死而僉事死矣畢節人築祠祀僉事御史毛公在爲言於侍郎王公世貞作二義僕記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乃費我藜羹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馬牛耶乃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

悉脫簪珥得銀十二兩畀寄寄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也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二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皁然財雄一邑矣寄且死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途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有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之儲爲一嫗一兒僅敝縕掩體而已

曹珪奏爲事充軍都督曹雄家人曹和狀訴有故父曹雄始祖曹安原籍直隸鳳陽人洪武初年隨征過江累歷戰功陞世襲指揮同知祖父曹勝由武舉陞陝西都司都指揮僉事止生故父襲職于各邊累有斬虜軍功陞都指揮僉事任守備參將總兵弘治十八年因大同韃賊擁衆入境殺害官軍有保國公朱暉調去策應大戰頭功當年內陞都督鎮守陝西地方不係劉瑾擢用彼時有總制尚書方寬奏爲便文移以

禦虜患事具奏議給鎮西將軍印信不係故人奏討該部有案可查正
德五年四月初八日有霸州守備史鏞傳報寧夏安化王寘鐇交通都
指揮何錦等反逆殺死鎮巡等官擾害地方故父一聞卽日統調官軍
前去征剿先遣都指揮黃正統領遊兵靈州駐劄一面處置粮草一面
督調各路兵馬拒守要害奪回船隻又令協同孫隆燒燬大壩草束使
彼畏懼掘渠灌城一面刊布告示以諭朝庭恩威一面調度兵馬沿河
擺列振揚軍威暗寄書信與仇鉞合謀內應四月二十三日仇鉞召集
義士殺死周昂又和故率領大將軍過河擒捕全黨安靖地方存問宗
室賑䘏鎮巡家屬得以寧靖卽日具本差千戶徐治報捷訖又具聞變
擅調官軍動支錢粮等情認罪先是故父慮恐兵少賊勝乞請天兵蒙
差太監張永總兵官神英于本年五月初四日在京起程行至直隸地
方聞賊平定報捷奉旨止兵神英掣兵回京張永復帶頭目晝夜兼程
徑到寧夏彼時故父已將何錦等曾差都指揮黃正鄭卿等押解至慶
陽地方張永差太監陸誾將何錦等拘回靈州怨恨故父先使人奏捷

功不由己通將功次文册重復改造回至保定張永差人先見劉瑾因其不公將差來人一塲大罵張永愈加懷恨因奏劉瑾將故父陷害拿解赴京問罪充軍在京身故長兄曹謙亦在按察司監死家産抄沒全家俱發海南充軍有故父長女奏行該部看得曹雄不與係刑人數覆題奉欽依准令歸葬訖和亦歸宗原籍當差和伏思寧夏大變人必怕懼若非故父領兵前去協謀仇鉞一人在外豈敢輕殺周昂今仇鉞封侯將故父并祖上功勞削去子孫充軍遠方其寃一也又思被劉瑾勢逼結親未及百日爲事故父陞職掛印並不在與劉瑾結親之後以此坐罪其寃二也又思于興營被擄財死總制故父領兵各當一路卽日斬獲功一百四十五棵相離總制敵所四十餘里偶爾遇變非有飛報神策何以救援以此坐罪其寃三也又思湖廣總兵官毛倫所犯事情與故父相同今不得與毛倫生得還鄉死得襲職其寃四也又思義兄曹僅自幼在邊獲功陞授百戶職事無革職字樣一槪朦朧發遣充軍其寃五也其他遭禍慘毒不能盡言如蒙詳察故父一家寃情乞爲具

奏分辨等情到臣看得已故曹雄家人曹和訴告冤詞以臣愚論之功
與過當不相掩賞與罰豈容偏廢自古帝王懸爵賞以奔走天下之豪
傑此要道也若曹雄所犯止與劉瑾爲親原議別無同惡相濟之情罪
不致死所謂過也則宜輕當與毛倫同罰彼以忠義論仇鉞爲內應不
費一矢而元兇就擒省朝廷百萬之費存生靈百萬之命所謂功也則
宜與仇鉞同賞必合此兩端乃爲公義彼時屈于張永威勢舉朝莫敢
言者惟論曹雄之罪而不論曹雄之功所謂賞與罰未有盡當焉且張
永不過奉旨遂取鐇宮眷之人有合元功弟姪皆封伯爵今雖革去伯
爵世襲錦衣衛都指揮等官亦不厭衆心昔也傾陷曹雄而奪寧夏之
功今也又欲傾陷都御史王守仁而奪江西之功是誠何心哉皇上聖
明天不絕忠義之後幸存家人得以赴訴臣從而問諸父老問諸士夫
問諸軍中皆曰曹雄之功也士夫又有稱述昔總制楊一清得報賀曹
雄詩曰河上始傳元帥令城中爭斬判臣頭由此詩觀之則曹雄之功
不在仇鉞之下也如蒙乞勅廷臣會議或行巡撫寧夏都御史查勘曹

雄罪大于功則從罪論功大于罪則從功論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容泯者如是則曹雄之子孫得宥其罪而復其官而張永之弟姪盡削其官而奪其職仍將張永肆諸市朝明正典刑以爲將來欺君貪功之戒如是則三邊將士孰不樂於効死而天下萬世咸服矣

余守北部時見南來人道任兵憲環館人事奇之兵憲始丞吳時也倭暴至臺檄丞以鄉兵五百徼之兵市人子倉卒應募不習戰遇輒鳥散走而丞方獨身從親信抵射賊賊中勇敢者奮持長刀踰溝來擊丞館人挾抱丞上馬丞上馬則賊已刃尾之館人乃直前手搏賊連中數槍手不舍竟死丞以間得逸去余使三輔遇韓戶部叔陽亦稱其館人云始韓以金華令入覲過淮陰改陸車轔轔從冰上行也已冰薄車破之韓與館人俱溺焉館人急持韓衣裾不置會傍有施繩鉤下救者緍且及館人號曰左跋髮而溺爲令救令有重賞救者乃移緍鉤令起宛轉間竟失館人弗及矣余聞而悲其事問二人姓名俱不得以爲恨王士貞曰於乎士居平誦說詩書信眉目掀鼻昂頰鼓掌稱仗節者何限一

旦事起而抱首鼠竄相接也恩至則許人以死過則倍之非其初許謬也亦死生之際深矣夫館人鄙人耳豈有師友講議之素其死亦豈以是爲名哉倉卒顛沛之際達其一念所不容已者而已夫達其所不容已而其究乃竟有所濟則不爲徒死哉

嘉靖三年秋七月大同叛卒戕將領及其巡撫憲臣知罪不可赦脅親藩爲之代請免死疏一日三四至變且不測上命都督桂勇元帥以鈇鉞往鎮之衆方洶洶視鎮城如虎穴都督卽佩印彍兵秣馬率妻孥治行無幾微憂懼之懷顧獨念平居未嘗蓄死士置帳下緩急無可爲腹心者步庭而歎者慮焉其童曰全勝曰彪曰錦曰麟曰俊者奮而前曰國之臣家之僕分雖殊一也主翁爲天子元帥能忠于國而弗愛其身僕輩乃不能忠于家而忍負其主乎況犬馬受豢養之恩猶知報焉僕輩肯犬馬之不如也都督聞而壯之遂與偕行旣至鎮叛者疑未釋訛言王師且來屠城相煽以亂事聞下廷臣議議必剪首惡以除禍未得其主名若於遣文武大臣率禁旅及鄰鎮兵凡數千將臨城取之然宗

室懿親數十百居民之無罪者數十萬皆雜處城中嶌崗之火蓋有不容以輕縱者主兵者約都督以計擒之全勝輩用其主命協力取郭鐙等十一人尸於幕下逆嘗殷慓城中爲少定初議首惡旣得卽班師主兵者未之思也又傳檄將有事于鎮城叛者復疑復亂鐙之父疤子挾其徒徐氈兒五十餘輩火都督門索都督欲甘心焉全勝持弓矢捍禦首犯其鋒彪錦麟俊相繼殊死鬬悉爲所害至裂其支體懸庭樹慘不可言曰驢兒回子喜孫者全勝與彪之子也皆見殺如其父慘逆黨憒少洩都督乃幸得全蓋一時之大變也然自鐙等旣誅司馬未正之法于是始正武夫悍卒亦知從逆之禍終不可免而有革心効順之機後月餘城中人相率縛疤子輩獻於官無一脫者而邊城晏然以靖謂非全勝輩仗節死義首爲之倡有以感其心而作其氣耶當全勝遇害時都督之妻田夫人及側室王氏皆被創絕上憫之亟召還京陞其秩進舊階一等傷者皆厚加優恤死事者錄其孤兒全勝與彪蓋已無噍類矣